

五四运动画传

WuSiYunDong HuaZhuan

历史的现场和真相

丁晓平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WUSIYUNDONG HUAZHUYUAN

——历史的现场和真相
五四运动画传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丁晓平 著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五四运动画传 / 丁晓平著. —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9

ISBN 978-7-5006-8737-5

I. 五… II. 丁… III. 五·四运动 (1919) — 通俗读物 IV. K261.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 第 058727 号

责任编辑: 杜惠玲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电 话: (010) 64034349 (编辑部) (010) 84039659 (营销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青印刷厂

开 本: 700 × 1000 1/16

字 数: 330 千字

印 张: 23.5

插 页: 2

印 数: 1—5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84047104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Chapter 1	003	从国耻“二十一条”说起
[第二章] Chapter 2	015	“新青年”来了
[第三章] Chapter 3	025	老北大改革
[第四章] Chapter 4	035	新文学：从白话文开始的革命
[第五章] Chapter 5	051	新思想：德先生和赛先生
[第六章] Chapter 6	063	改革者与反对者：从文化到政治
[第七章] Chapter 7	077	从克林德碑到公理战胜
[第八章] Chapter 8	089	两个和会都无用
[第九章] Chapter 9	107	那年，那月，那一天
	108	幻想破灭的前夜
	118	天安门前
	131	冷遇东交民巷
	137	火烧赵家楼
	149	32 学生被捕
	154	较量：总罢课与大逮捕
	194	“三罢”：工学商大联合
	202	结果：罢免卖国贼·拒签和约
	219	陈独秀被捕事件
[第十章] Chapter 10	237	红 楼



[第十一章]	Chapter 11	245	五四年龄
[第十二章]	Chapter 12	253	五四文物
		254	五四的口号
		256	五四的标语
		258	五四的漫画
		262	五四的号外
		263	五四的传单
		268	五四的对联
		274	五四的纪念章
		275	五四的图书
[第十三章]	Chapter 13	281	五四社团
[第十四章]	Chapter 14	323	五四期刊
[附]	Attach	361	谁最早提出五四运动
[后 记]	Postscript	363	在历史面前，我愿意做一个思想者
		365	主要资料来源和参考书目

五四运动画传

WuSiYunDong HuaZhuan

历史的现场和真相

丁晓平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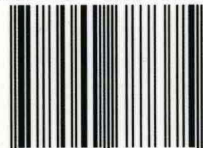
| 回到历史现场，阐释往事真相

| 全景立体再现那年那月那一天

1919.5.4.



ISBN 978-7-5006-873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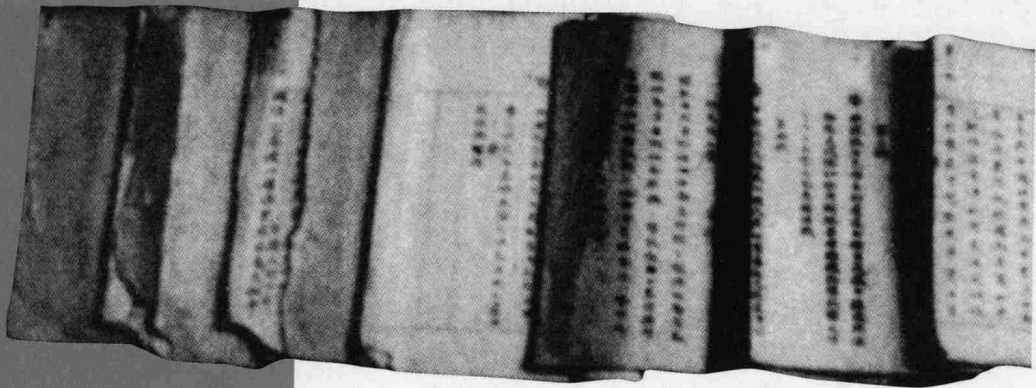
9 787500 687375 >

[五四运动画传] 第一章
WUSIYUNDONG HUAZHUAN

从国耻“二十一条”说起

Chapter 1

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梦想当皇帝的袁世凯提交了几页用印有“军舰和机关枪”的水印纸打印的文件——这就是比鸦片战争中西洋的坚船利炮更令中国人的自尊心经受巨大伤害的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



▲袁世凯手批的“二十一条”原件

长达四个月的极端神秘的谈判。

正式谈判于1915年2月2日开始。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引诱于前，以武力威胁于后，企图使袁世凯政府全盘接受。中国人民反日爱国斗争日趋高涨，日本见事态严重，便一面宣布第五项为希望条件，属于劝告性质，一面提出新案，内容与原要求一至四项基本相同，仅将若干条文改用换文方式。经过三个月的拉锯，至5月7日下午3时，急不可耐的日本人向中国发出了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应允，骇人听闻地要求“不加修改地接受一、二、三、四组内所有要求和第五组内有关福建的要求”。面对这种明目张胆的威胁，袁世凯指望欧美列强干涉的妄想落空了。怕得罪日本、皇帝做不成的袁世凯，便以中国无力抵御外侮为理由，屈服于日本“军舰和机关枪”的面前。5月9日下午1时，袁世凯在没有得到国会批准的情况下，递交复文表示除第五项各条容日后协商外，全部接受日本的要求。5月25日，陆徵祥和日置益在北京签订了所谓《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关于山东之条约》。“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以吞并中国为目的而强加于中国的单方面“条约”，袁世凯卖国



▲“二十一条”日文文本



▲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政府对他复辟帝制的支持，除“二十一条”第五款外全部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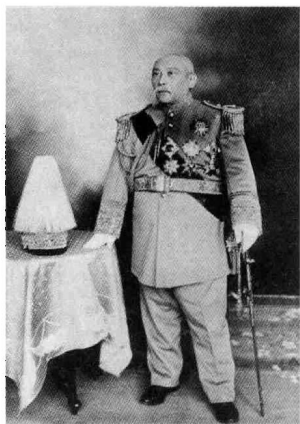
▲袁世凯手批的“二十一条”

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四，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五，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和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等等。

袁世凯打着自己的小算盘，阴谋称帝，亟想取得日本人的支持，派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和日本代表秘密谈判。

袁世凯这个“袁大头”一点也不糊涂，他深知日本人这二十一条要求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不敢立即表示接受。于是，在秘密谈判期间，他也曾委婉地试图利用国际和国内新闻界的舆论力量来争取道义上的支持。刚刚上任外交部参事不到一年的顾维钧大胆地实施了 this “舆论政策”——他不顾日本要求保密的警告，把“二十一条”的性质和内容开始一点一点地向英语系国家使馆和新闻界吹风。于是，中国的新闻纸上也开始透露日本帝国主义者威胁中国签订“二十一条”、妄图独占中国利益的消息。由此，在混乱、落后、军阀统治的条件下，现代中国历史上公众舆论也第一次有了发言的机会。

消息一经传开，反日舆论沸腾。欧美列强对日本损害他们在华的侵略权益一致不满，纷纷给予抨击。但诡计多端的日本人却违反正常外交途径，要求袁世凯“绝对保密，否则要负一切严重后果之责”，力阻外国势力插手干预，企图控制中国的满洲里、内蒙古、山东、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日本人以见不得人的秘密谈判的勾当，强迫一个堕落的中华民国总统就范。真是触目惊心！接受这“二十一条”，无异于让日本人开始在大半个中国进行殖民统治，从而暗地里掌控中国的经济和行政。从此，中日双方开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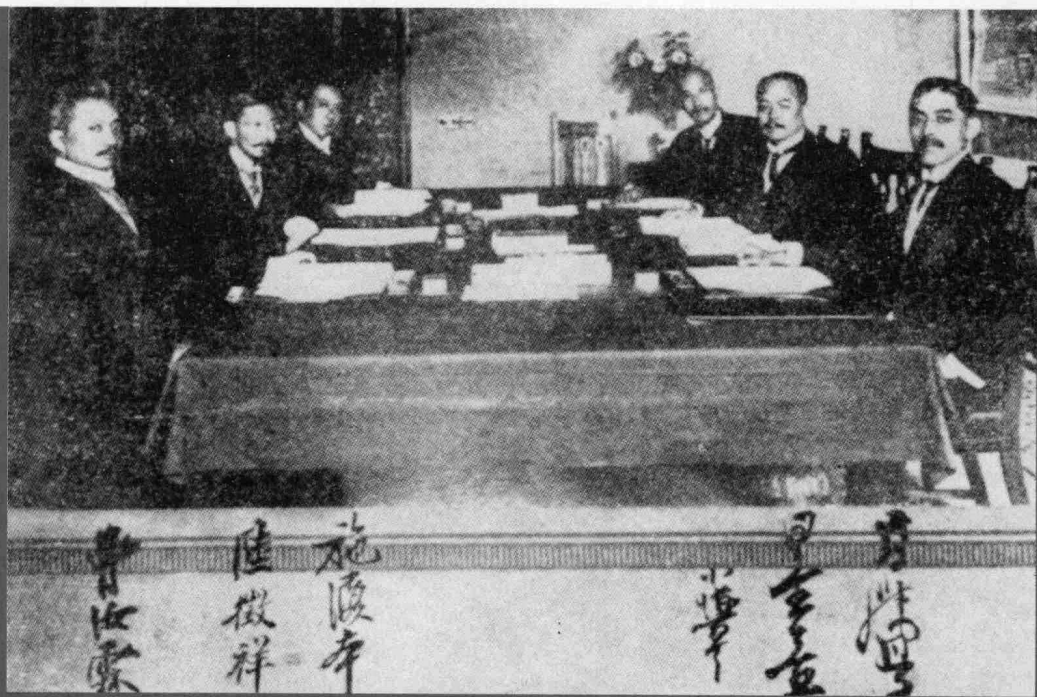
▲袁世凯



▲袁世凯称帝时的“中华帝国之玺”和“皇帝之宝”

谈判期间，中国知识分子首先表达并传递了民族屈辱感，爱国者的心声第一时间在全国引起共鸣——人民群情激愤，人民来信像潮水一样涌向总统府，29个省的都督向中央政府呼吁，不要向日本人低头，不签订“二十一条”。而在1月26日，也就是有关“二十一条”的消息首次披露不久，公众就举行了集会。2月，上海又先后成立了“市民爱国会”和“国民对日同志会”，开始了抵制日货活动，以至蔓延全国，并从3月持续到8月，长达5个月时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五次抵制外国货的运动，使得日本对华贸易遭受了空前损失，让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了这种民众团结的集体抵制运动所具有的巨大威力。

当北京袁世凯政府因为日本政府“能遇事相助”支持



▲1915年“二十一条”签字时，中日代表的合影及他们的亲笔签名

政府事后也不得不声明此项“条约”是由于日本最后通牒而被迫同意的。此后历届中国政府均未承认其为有效条约。

袁世凯在日本的软硬兼施中丧失了立场，卖国求荣。而作为中方谈判代表的北京政府外交部次长曹汝霖等人，在日本人面前更是奴颜婢膝——日本公使日置益3月17日因坠马受伤卧床，他竟然把谈判桌移到了日本人的床前！他曾如此回忆说：“适日使坠马受伤，会议停了三次，小幡来部告我，公使伤未愈，腿涂石膏，不能下床，但急于会议，拟请陆总长（陆徵祥——楷体字为作者注，下同）与您枉驾使馆会议。余告陆总长同意，遂移至日本使馆会议。日使不能下床，就在床前设桌会议。”露骨的奴才们活生生地表演了古今中外外交史上罕见的丑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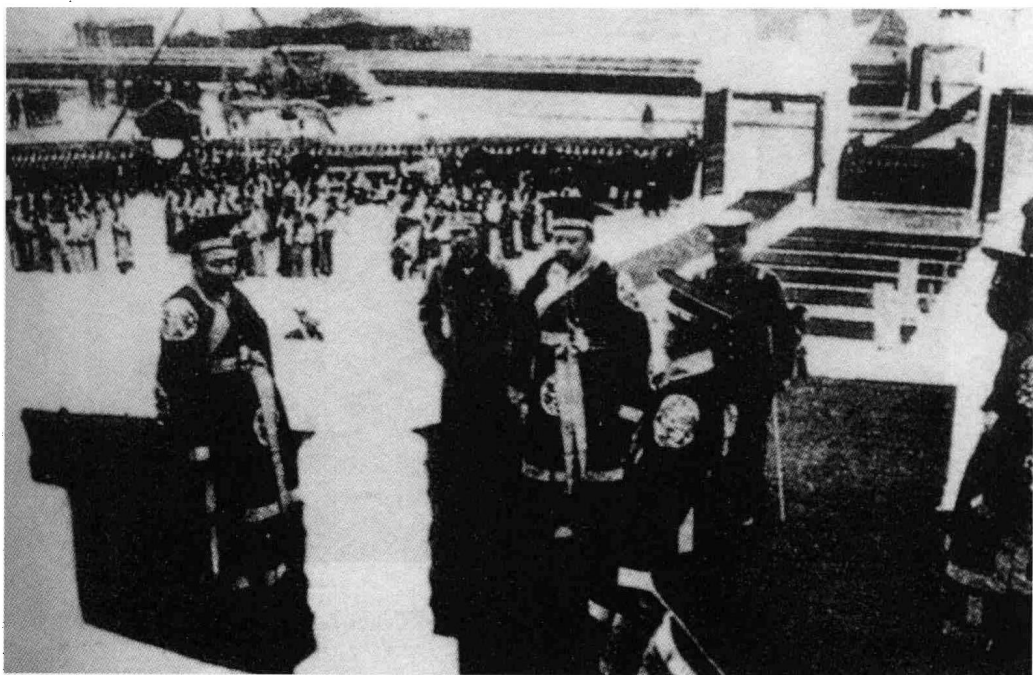
可耻！床前外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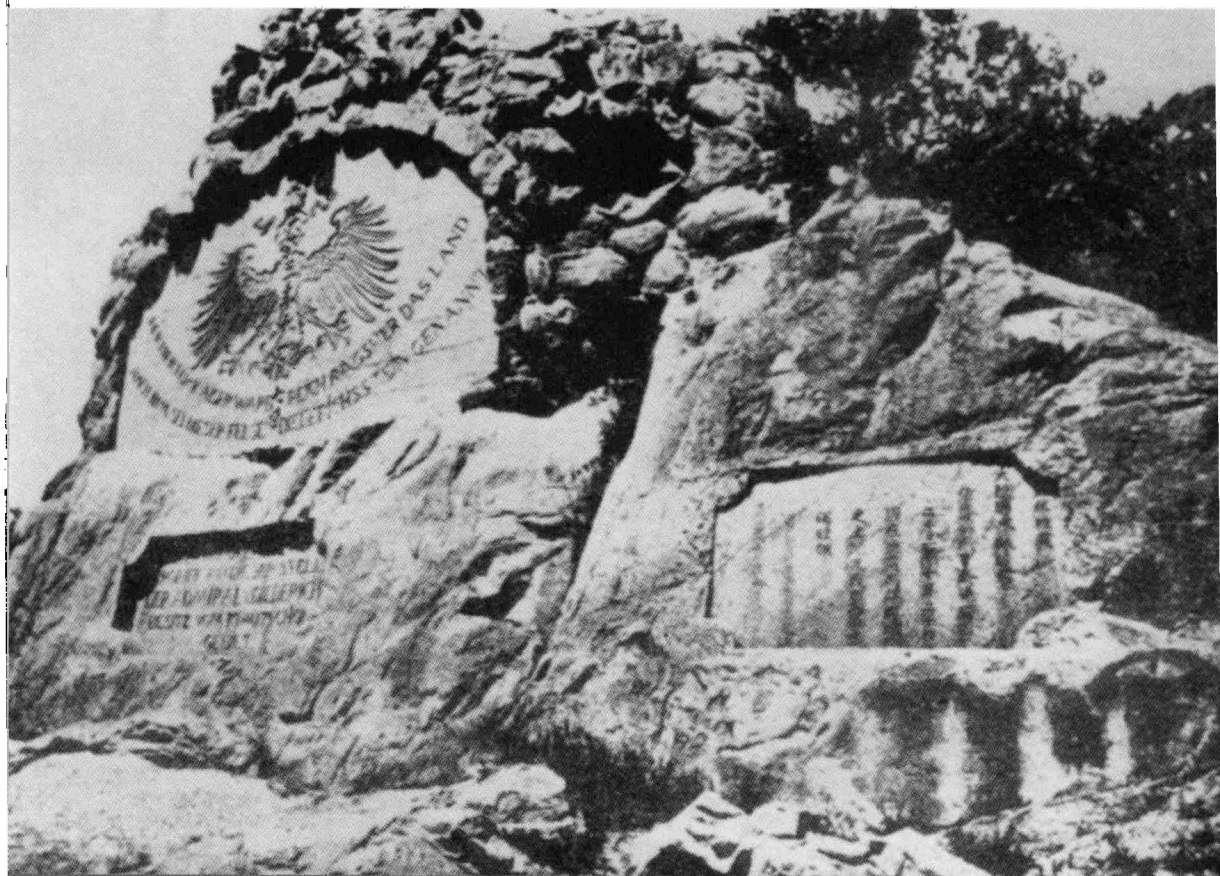
呜呼！国将亡矣！



▲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

▼袁世凯天坛祭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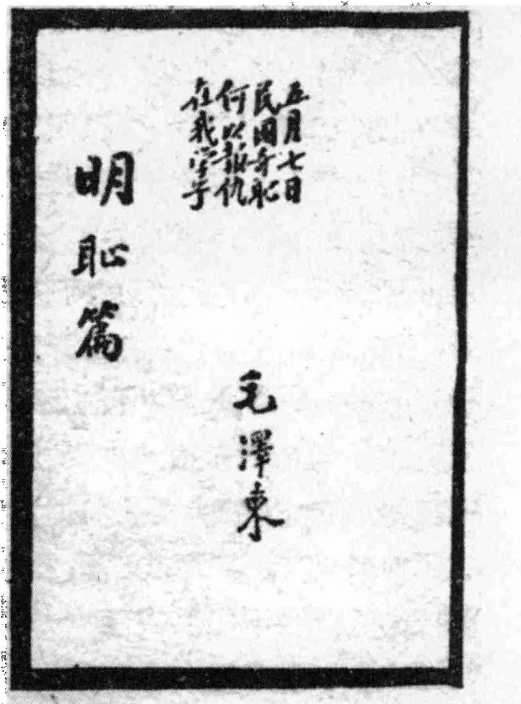
▲ 德国侵占青岛后，曾于信号山摩崖石刻飞鹰图徽和德军侵占年月及侵略将领姓名。1914年日军侵占青岛后，又刻其侵略年月“大正三年十一月七日”于其上。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无可奈何地宣布撤销帝制，废除“洪宪”年号。83天的皇帝梦灰飞烟灭。6月6日，这个“几乎在20世纪的中国所能找到的一切道德上卑鄙、政治上落后的化身”，“有一打以上妻妾和众多子女，除在正式场合穿西式军服外都穿中式服装，不懂外语，从来没有出国到比朝鲜更远的地方旅行，却把自己的几个儿子均送到海外接受教育”的“袁大头”，“在1898年背叛了改良主义，辛亥革命中背叛了朝廷，当了民国总统背叛了民国”，从而靠“撒谎、欺骗、玩阴谋、搞暗杀，杀出一条通向复辟帝制的道路”的野心家袁世凯，在人民的唾骂声和反抗声中死去。^[1]

其恢复帝制，最终在5月9日丑陋地屈服于日本人的时候，中国人民的愤怒达到了顶点。5月7日（即日本政府下最后通牒的日子）和9日（袁世凯政府承认“二十一条”的日子）立即被命名为“国耻纪念日”，并从此写进了中国历史的教科书。中国人开始在心灵上背负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历史的耻辱。“勿忘国耻”的标语也很快被粉刷在大街小巷、印在各类商品的包装上或信封上。显然，“二十一条”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情感，人民大众开始意识到为了生存必须反抗外国侵略。但对活跃的中国知识界精英分子来说，比如陈独秀、李大钊等，已不再满足于把反抗侵略只停留在民族主义的情绪发泄和抵制上，而是开始冷静地思考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本问题——中国的文明或者文化是否应该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彻底的革命。时年22岁的毛泽东，正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读书，当他阅读到学校同学们编印的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集《明耻篇》时，义愤填膺，在该书的封面上写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印有“二十一条”内容的传单



▲毛泽东在《明耻篇》上题诗



▲ 章宗祥

▶ 章宗祥签字“欣然同意”的“山东问题换文”文件

二，胶济铁路之警备，可由中国政府组成巡警队任之；

三，右列巡警队之经费，由胶济路提供相当之金额充之；

四，右列巡警队本部及枢要驿并巡警养成所内，应聘用日本国人；

五，胶济铁路从业员中应采用中国人；

六，胶济铁路所属确定以后，归中日两国合办经营；

七，现在施行之民政撤废之。

中国政府对于日本国政府右列之提议欣然同意。

特此奉复，谨具。^[2]

上述保证文字之“欣然同意”，也就成为1919年巴黎和会上日本强占山东的借口和“证据”。

[2] 《五四运动史》第23页，彭明著，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1版。

城头变幻大王旗。随着袁世凯在阴谋复辟的历史丑剧中死去，副总统黎元洪接任大总统，但实权却握在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手中。他们之间的矛盾由1917年初中国是否参战问题的争论而上升为“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背后实际上是他们各自帝国主义后台日、美两个帝国之间的斗争。“府院之争”导致了1917年7月张勋上演复辟闹剧。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段祺瑞乘机在马厂誓师讨张，假“再造民国”之名强迫黎元洪下台，并利用日本“西原借款”贿选新国会，将徐世昌推上大总统的宝座。8月14日，段祺瑞使北京政府对德作战。

中国对德宣战，德国战败后在山东侵占的权益理应由中国收回。但1918年9月24日，北京政府的驻日公使章宗祥和日本外相后藤交换了关于向日本借款的公文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并在28日签订了借款两千万元的合同。日本政府强行以条约的形式肯定其占领济南和青岛的合法性。这就直接说明，中国参战的结果，不仅是不能收回德国占领的山东，而是更进一步的丢弃主权，且大大超出了“二十一条”日本所要求的继承德国之山东权益的范围。这真是奇耻大辱！但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段祺瑞政府，不仅不感到耻辱，反而是“欣然同意”，特命全权公使章宗祥竟然向日本人立下了这样的保证——

敬启者：

接奉贵翰内称，贵国政府顾念贵我两国间所存善邻之谊，本和衷协调之意旨起见，提议关于山东省诸问题，照左记各项处理等因，业已阅悉：

一，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



▲黎元洪



▲张勋



▲段祺瑞

[1]《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第232—26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



陈独秀